

哈代短篇小說選

哈代短篇小說選

顧仲彝譯

上海開明書店印行

一九三〇年十一月初版

■ 哈代短篇小說選 ■

實價大洋六角五分 (同業公議 照碼加一)

不許翻印

著者 哈代

譯者 顧仲彝

發行者 開明書店

印刷者 美成印刷所

發行所
分售處

上海福州路九五號
電報掛號七〇五四
北平楊梅竹斜街
廣州惠愛東路

開明書店
開明書店

序

湯麥斯·哈代一生寫了十四部長篇小說，三部短篇小說。長篇小說中間，以德斯（Tess of the O'Urbervilles）和裘德（Jude the Obscure）兩部爲最著名，最能代表他的人生哲學；不過以藝術的結構和技巧而論，他的傑作是另三部：一是回鄉（The Return of the Native）一是山人（Woodlanders）一是離羣（Far from the Madding Crowd）。短篇小說共三集，約計五十篇：第一集是威塞克斯的故事（Wessex Tales），第二集是人生小諷刺（Life's Little Ironies），第三集是貴婦錄（A Group of Noble Dames）。三集中間以威塞克斯的故事爲最精粹，人生小諷刺最鋒利，貴婦錄最龐雜。本集所選的四篇，內中三篇是威塞克斯的故事的代表作品，其他一篇是貴婦錄中最完美的傑構。雖不能說得哈代小說的全豹，但已足見他作風的一斑了。

人人說哈代是悲世的作家，這是不可掩飾的事實。不過他的悲觀是從他深入世故的經驗上來的。他並不放出哲學家的口氣，搭出訓教家的架子。他給我們的是事實。準確的事實，懇摯的真理。他覺得——其實人人都覺得，不過他有膽量說出我們所不敢說的話——人在世界上渺小極了，佔個極不重要的地位；隨他怎樣用功研究，絞盡腦力，也得不到半點兒宇宙的祕密。人的不自由，受挫，遭苦，不單是受他人的磨折；他的不幸也不是因他人的罪惡而造成的。世界原來的本性是要人受難的，世界上充滿了環境的諷刺，侮辱，和磨難。他人不過是環境的傳達物而已。他小說中間的失敗的人物，不是與敵人抗爭，不過而失敗的，因為他們還沒走近敵人，早就跌翻在地上了。在他看來，生命原本是悲苦的，社會始終是罪惡的，不過分開來說，沒有一個人不是受環境自然支配的可憐人。

哈代最善於描寫自然。他在每篇小說裏都有一極適當的背景。背景的滲淡灰澀，襯托出故事的悲傷情態。所以他的故事的背景成爲故事進展上必需的分子。三怪客的孤零的茅屋在這風雨飄搖的漆黑晚上，暗示着怪客的來臨。錯過了的姻緣裏的寂寞山道，

象徵着滲淡的結局。哈代終身消磨在鄉間，對於鄉間的自然特別親近熟稔，尤其是威塞克斯的一隅，他所描寫的人物也最近自然的，自然的衝動最強的。

不過，哈代雖然對於世界是悲觀的，對於人類是渺視的；可是他的態度始終是嚴重的，他對於自然對於人類的天性和本能是崇仰的。他的故事雖只限於威塞克斯一鄉，但他所描寫的人類所含有的高尚性格和情緒已足夠代表全人類了。

短篇小說之所以不及長篇大半是限於篇幅，沒有充分發揮的餘地；哈代的短篇小說，當然不是例外。因此我先選他四篇最長的，譯為第一集。牠們名為短篇，實已具長篇的風調和形式，對於故事的進展，人物的刻劃，層次井然，誠不愧為建築工程師的精心傑構。

哈代短篇小說共五十餘，約可分為五集，我希望能在最短期間，一一的把牠們出齊。使愛好哈代短篇的人，能得窺全豹的機會。不過在第一集問世的時候，極盼愛讀者賜以譯文的批評，那就榮幸之至了。

次 目

三怪客·····	一
可敬愛的羅嫩·····	三七
錯過了的姻緣·····	七五
同鄉朋友·····	一二四

三怪客

英國的農業區域內，有幾處雖歷幾百年，依然是不改變的舊觀；例如英國的西部和西南部有許多綠茵平曠的高地山谷，佔很大的地面。通常那裏人跡罕至，卽有也不過是孤零零牧羊人的一間茅屋而已。

五十年之前，在一處山谷的高地上，站着一間茅屋，也許至今還存在。這地方雖然荒僻孤零，但實地測量過，離近城也只有五英里。那麼爲什麼這樣孤零呢？因爲這五英里盡是不平的高地，在漫長的盛暑和寒冬裏，風雪雨霧，是不斷的，即使泰門或尼布甲尼撒王住在那裏，也要感覺到寂寞和孤零了；在天氣好的時候，又不能引起少抵抗性的默念美事美物的詩人，哲學家，藝術家等等的遊興。

這一帶孤零的茅屋，都靠在土堆，樹叢或遺留下來的舊矮樹籬笆而建築的；不過這

故事中的茅屋卻並不是這一類的。牠是完全獨立，不靠什麼的。建在這塊地面上的唯一理由是兩條小路的十字口，這兩條小路在此相交已有五百多年的歷史了。因此這所茅屋，整個兒暴露在風雪雨霧的侵襲中。風吹時，毫無遮蓋，雨打時，毫無遮蔽，冬季裏經過各種各樣的惡劣天氣，但並不見得有低地上居民所設想的那麼壞。冰霜的酷烈和損害並沒有像低谷裏所受的重大。當那牧羊人跟他的家屬受人可憐的時候，他們說實際上比從前住在隣谷裏小河邊好多了。

一八二——年三月二十八日那晚上，真是值得受人可憐的一個晚上。平射的風雨打在牆上，山坡上和山脊上好像森拉克和克勒西的量布尺桿。羊羣和野獸沒有柵棚可躲的，高舉着臀部向風站着，棲在樹枝上的鳥，尾毛吹掃開來像柄傘。茅屋的屋角溼了一大塊，簷沿上掛下來的東西在風裏幌擊着屋牆。但要是有人可憐屋內的牧羊人，那就大錯特錯了。因為屋內正在大開宴會，慶賀第二個女兒題名受洗禮。

客人在雨前都到齊了，現在都團聚在坐起間或稱為正廳裏。在這熱鬧晚上的八點

鐘，探頭一察屋內的情況，就知道在此暴風大雨的天氣裏，真是個又溫暖又舒服的去處。壁爐的牆上掛着許多擦亮的無柄的羊毛割刀，當作裝飾品用，那式樣各種不同，從家用聖經裏畫着的最舊的式樣起，直到現在市上出售的最新式的止，不下好幾十種。房內點着六枝蠟燭；燭心之大，小不了外包的燭油多少；所插的燭台，都是慶祝聖節，和宴會時纔拿出來用的。六枝燭火分配在全房內，兩枝站在壁爐的攔板上。這個燭火的位置本身是很有價值的。牠是宴會中表示。

壁爐內部燒着大塊的木頭，外面爆着細小的樹枝，那炸裂的聲音好像獸子的癡笑。屋內團聚着十九個人。內中婦人五個，穿着各色鮮明的衣服，沿牆坐在椅上；怕羞和不怕羞的姑娘們，都擠坐在沿窗的長檯上；四個男子，內有木匠查理約克，牧師書記伊力亞紐，隣近牛乳廠的主人，牧羊人的岳父約翰匹卷，躺在靠背椅裏；一個年青的男子跟一位紅暈着臉的姑娘在屋角的鱈櫥下討論終身大事；一位五十多歲剛訂婚的老人，不安定的在他未婚夫人面前躡來躡去。享樂是普通的，而尤其是在這不受習俗拘束的今晚

上。相互的信任產生了完整的舒泰，又沒有進取的正經心事（這在享樂時往往會煞風景的），因此優閒的態度，貴族式的雅靜安詳，傳遍了大部分的歡宴者。

牧羊人番納爾娶的親很不壞，他的妻子是隣谷牛乳廠主人的女兒，娶過來的時候，她袋裏有五十個基尼——這錢儲藏着預備下一代子女有需要時拿出來用的。所以這個宴會在吝嗇的主婦多少是件肉痛的事。靜坐的宴會有牠的好處；不過老坐在椅裏樣上不動，男子們真會把屋子裏的酒都喝乾的。跳舞會也是好壞並有的；雖然酒可以喝得少些，不過經過了跳舞的運動之後，宴客的食量卻會大大的增加，甚至於使伙食房起了恐懼。番納爾太太就採用一種混合的方法，短舞之後，接着便是歌唱談天，一會兒又是短舞輪流交替，使兩者都不至趨於極端。但是這方法一方面仍適合於她溫柔的心情；並且她丈夫的態度上也表出他好客的盛意。

琴師是個住在近處的小孩子，約摸十二歲光景，他對於急舞搖擺舞更是擅長；他的手指很小很短，彈高音的時候，不能不急速的向上移，彈完了，又急速的回復原位，聲音可

難免不混雜了。七點鐘一到，那孩子呀呀的開始拉起來了，合和着書記伊力亞紐自己帶來的低音喇叭。跳舞立刻就開始了，番納爾太太私下懇求奏樂的兩位不要超過十五分鐘。

但伊力亞紐和那孩子在興奮的時候竟把這個命令忘了。並且，奧力味齋爾茲，一個十七歲的男孩子，跳舞時給他的舞伴，三十三歲的美麗姑娘迷了，鹵莽的遞一個克郎幣給拉琴吹叭的兩位，賄賂他們竭力的延長跳舞時間。番納爾太太看見舞客的面上都在發熱氣，走過來推推奏琴的肘，一手按住蛇叭的嘴。但是他們毫不注意；依舊發奮的拉着，女主人怕禁阻得太顯著了，於體面上有關，也祇好回過去失望的坐了下來。舞者愈跳愈緊張，團團的轉動如天上的行星，一會兒前進，一會兒後退，一會兒到最高點，一會兒到最低點，直到屋端掛鐘的長針繞了一週纔休止。

番納爾茅屋內的宴樂進行到最高的時候，戶外黑暗中發生了一件極關重要的事。番納爾太太正擔心着跳舞將愈形緊張的時候，孤零零的高克老斯旦山上走着一個人，

他是從城裏的路上來的，向山頂走去。此人不停的在雨中行着，沿着破碎的小道直抵茅屋的前面。

將近月圓的時候了，雖然天上掛着雨雲，戶外一切普通的東西卻都看得清清楚楚。慘淡的夜光照見那來客是個軟弱身體的人；他的步態看得出已經超過中年的人了，雖然他現在的步伐確實是很急的。照事實上看去大概是四十歲左右。他身材似乎很高；不過在軍營裏當過軍曹的，看慣了人的體高，見了一定會說最多不過五呎八九吋，因為太瘦了纔顯得個子高大。

雖然他的步伐很整齊，但很小心，好像他心裏在摸索道路似的；他穿的衣服雖然不是黑色的，但他的模樣兒自然而然的會使你想他是屬於穿黑色衣服的人。他的衣服是綿絨的，他的長靴底上有短鐵釘的，不過照他的步履，不像是慣穿有底釘的長靴和綿絨布的鄉下人。

當他走到牧羊人的屋子前時，雨下得更大更猛烈了。茅屋前面的風雨威勢比較的

弱一點，他因此便停步下來。茅屋前無樹籬的園中，最顯著的是一個空的豬棚；在這種荒僻的所在本不計屋前美觀不美觀，豬棚的建造視為當然的常事。那棚頂水浸後發出的白光引起了那來客的注意。他轉變過去，找見是空的，便走進去站着躲雨。

蛇叭的低聲和胡琴的高音從屋裏透出來，諧和着益形狂暴的雨點敲地聲，落在菜蔬上的響聲，打在路那頭隱隱約約八九個蜂房上咯咯聲，簷沿的雨水滴入一排沿屋牆放着的木桶和鐵鍋裏；在高克老斯旦和別處高地的住屋一樣，最感困難的事是缺少水，所以每遇到下雨，屋裏一切可以放水的家具都搬出來接受。高地的居民在夏天乾季裏，有許多古怪的故事講他們怎樣經濟湯水和洗碗水。不過在現在的雨季裏，可不需要這類救濟的辦法；接受了上天賜下來的，已足夠儲蓄很多了。

後來叭聲停了，屋內就靜寂下來。頓然的寂靜使雨中的來客從幻想中驚醒過來，跑出豬棚門，另有目的的向茅屋的門口走來。到了門口，他先跪在一塊大石上，俯身在器皿裏把水喝了一飽。水喝夠了，他站起來舉手預備敲門，但他眼睛瞧着門停住了。木門上黑

漆漆的看不出什麼道理來，勢必是心思穿過了這扇門在觀察裏面住的是什麼樣的人，敲門進去有什麼問題沒有。

在此遲疑不決中，他轉身望望四周的景色。一個人也瞧不見。園中小道從他脚下蜿蜒向東低下去，在水光中宛如蝸牛的過道；一口乾井的頂披，井蓋和園門的頂欄都同樣的鑲着發亮而滯澀的水色；遠處在山谷裏隱隱一線白光，表示河水已漲到草場上來了。再過去閃着幾盞昏沉沉的燈光——那就是他剛從那裏來的城市。來路上的死寂無聲使他下了決心；他敲門。

屋內樂聲跳舞停後，他們正在隨便的談話，木匠向同伴提議唱歌，同伴卻並不熱心接受，所以外間的敲門成了他們歡迎的穿插。

「進來！」牧羊人立刻回答道。

門門舉了起來，雨中之客已顯身在門口了。那牧羊人站起來，剪去近手兩枝蠟燭的心，轉身看着來客。燭光下照見來客是暗色的皮膚，姿容頗有動人之處。他的帽子一會兒

並不除掉，低低的壓在眼上；他的眼睛大而坦直，有決心，閃閃發光的向屋子四週瞧着，他瞧完了似乎很滿意，除了帽子，用很響亮沉重的聲音說道：「雨下得大極了，朋友們，我請求你們讓我進來坐一會。」

「當然可以，」牧羊人說道。「並且，真的，你好運氣，選這個時候來，我們剛好有慶祝開跳舞會——雖然，這種慶祝最多一個人一年有一次罷了。」

「不算多罷，」一個女人說道；「因為孩子們早點生完了，早點可以休息。」

「慶祝什麼？」來客問道。

「生孩子受洗禮，」牧羊人說道。

來客希望牧羊人不論太多太少都還是很快樂的，他們邀他喝酒，他立刻接受了。他的態度在戶外時非常可疑，現在卻完全極隨便極坦白的了。

「到山谷裏隨便散步，耽擱晚了罷——呀？」那五十歲剛訂婚的老人說道。

「晚了，先生，一點不錯。如果你們不反對的話，我想坐在壁爐旁邊烤烤火，太太，因為

我外衣全潮了。」

番納爾太太答應了，讓地方給來客坐，他坐舒服了，便伸手伸脚的躺着，好像很熟悉似的。

「是的，我的脚背太瘦了，」他瞧見牧羊人的妻子老望着他的靴子，不得不隨口這樣說道，「並且大小太不稱了。我有點很忙很困難的事，所以祇能找到什麼就穿什麼。到了家就可以換一身配身的衣服了。」

「你是近處的人麼？」她問道。

「不是——離這兒遠拉。」

「我也這麼想，我也不是這兒人；聽你的口音，好像跟我家裏不遠。」

「不過你一定不會知道我的，」他急忙說道。「我比你早生許多年啦，太太，可不是？」這女主人年輕的證明阻止了她仔細的盤問。

「還有一件事就使我真正快樂極了，」來客續道：「我的煙抽完了，真是抱歉得很。」